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至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三

名臣

明翰林院編修止菴張先生墓碑　瞿汝稷

先生諱洪字宗海祁川人毓靈于侯甫娩五日而母郁亡父常復客燕不歸靡爲顧復張翁炯媪丁憐而乳之故從張姓幼穎睿詩書臚傳精義神會識者已知其非

凡矣就計然策逐什一資大起踰冠比鄰事連戎滇黔寧王一見才之遇以國士都護瞿登之賢閣無何木邦刁千孟亂逐部長思倫法高皇帝詔三司議勦撫便計衆多謂雕題互攻我可勿預先生語都護曰思倫法擁三十六甸之衆嘗蘭入冦景我師禦之帥馮成敗績後雖讋黔寧之威舉部歸順國家即彼故地授宣慰其強未殺今彼之亂是天授我宜討木邦而示威分建以殺其強彼既被逐得復雖分建猶戴賜是恩威並流固內

弱外完策也三司因其議議上上俞行遂捕斬刁千孟以其子與思倫法並授宣慰西南頼者定既以明經徵授靖江王教授稱病免永樂元年以行人徵旋使日本復使吐蕃董茶馬既緬甸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而據其地奉詔責那羅塔歸所侵地立孟養後那羅塔未拜命六往諭始如詔夫蠻邑惟力是怙而無寸兵徒騰頰輔收既侵之區守續既絶之君長叱績隨賈侔勲唐馬豈趪趪能窺哉竣事編摹大典晉行人司副

洪熙元年擢翰林院修撰宣德元年同修仁廟實録五
年引年致仕比歸杜闗謝將迎日事著述有周易會通
尚書補傳詩書正義春秋說約禮記總類四書解義琴
川新志日本補遺歷代詩選史記要語等年八十有四
卒今篇帙湮滅索之好事汲冢靡藏河間絶獻而苗裔
寂寥宗姓無考詞同中郎餒甚羊舌窀穸之託樵牧來
登嘉靖末郭徵君登賢至祖壟得仆碑剥落不可讀僅
有先生姓字知為馬鬣所寄但謀復封樹繚以修垣逮

萬歷戊戌太學生徐汝良謂非表以貞石則無以示永久特營碑石于是徵君子梧乞余文勒焉嗟乎大暮同歸聖賢莫度秉彝好德今古不渝張先生宦轍茂于嫩烈邑乘列于名臣生宣威于萬里死不保於一抔谷遷陵變詎可前期芝焚蕙歎何堪旋視夫嬴秦稱虐尚表展封唐德方明首隆僑窆昔人於鄉桑梓必敬此日追遠儀刑未磨遺文已不可求於茂陵靈冢可使泯于原兆諸君子力為章之均可尚矣勒碑示遠其辭曰東則

日際西則月窟北及蒲海南窮緬裔溟渤無涯吞吐天地夷徼嶄岞出入瘴癘獨秉一節奚遠弗詰卉服文身旃裘椎紒豺虎為姿猰㺄同鷙三王所外五帝莫制先王有諭脅息聽誓生控蠻邦窮髮悚企死靡自衛不保遺骴狐狸潛搰牧豎嬉戲含識有覿噂不掩涕爰復垣封刻銘永眂凡我君子幸繹玆誼於萬斯年克襄毋替

劉士和墓表　湯顯祖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其為天

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歳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而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麾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閩裴公掌院閩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為人不宜横加誣詆為分别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

年為庚子春哭鄧少公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太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磽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烱然如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為人寛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為之亦非可以躁法而久況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即其自語幾稱

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介於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烏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夫世之善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器翰林者藏器之

處也曰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如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屬為名相一出而隂為國本重顯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太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為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為人真有不可親者也君平生藴積憤發欲有所抱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

為也且吾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為慼然非苟為同而已唐栁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栁子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之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於世傲倖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於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瞷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

心矣權賂之劾蓋其事後中官所為史因而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況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為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

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志不為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欲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子欲有為於世者

亞中大夫山東等處丞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南澧

王公墓志銘 許宗魯

咸陽王生道正將葬其父南澧公其弟道直狀行請銘狀載事蹟幾萬言余乃撮其大者為誌而銘之誌曰南

灃者用世才也諸所履歷底有成勣其有裨於治無右於修復海運之功然其忌於人而棄於時者皆坐是余故詳焉如南灃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於海運者其為議曰國家定鼎上游漕運為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可急思患豫防顧不為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志延問者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歎曰嗟乎海運之方我知

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遵海而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介其東薛島陳島石礁林立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北至於海倉又北浮於渤海始達於直沽避此險也然牽輓之勞雖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為馬濠其涯為膠之麻灣北為新河又北為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僅三百耳若徑於此諸險皆脫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濠以抵麻灣濬

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於制使聞於朝廷議於司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南澧直任不謝倡言曰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吾負謗奚惜於是擇吏授規諏日即事誓告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火烈具舉焉濠之石焚如而爐海水流滙麻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延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竒其深半之於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

經始及於底勣凡三閱月耳土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以蓄洩浮梁以渡渡設吏以司守規畫垂成即有山西之命於時制使疏請衆庶輓留不報而去河工由之中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南灃舉措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於家乃嗾言者誣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奏報罷南灃復歎曰嗟乎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容心哉然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

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説以告世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歟既數年臺諫薦休廢首列南澧亦以海道被讒而言是公論之不没也南澧筮仕為御史分曹南臺持憲不阿論奏不詭其請釋大禮諸放臣及論罷南都添設鎮守二疏尤為人所稱説初使山西清理軍伍稽察案牘究心所事即行陣充足淹弊釐革其再按山西也時值荐饑且罹鹵患下車即請帑施賑民藉以生乃其周邊方之處置而武備修急學校之教養而士風振别部

吏之臧否而官常飭嚴府庾之會計而錢穀裕諸所設施憲度斬斬其決晉藩襲封之疑以杜爭端升潞安州治為府以弭宿患尤人所推論者總其先後論列皆經國遠猷裕民至計若崇聖學設總制繩黄内侍之違法劾席尚書之庇私糾常都御史之怠事參郭武定之侈僭種種多故海内想望其風采詳載家傳誌不悉云按王氏之先出於渭南蒼頭鎮諱舜卿者選守文武陵寢徙居畢郢原下遂為咸陽人有諱珤者國初為宫僚然

皆譜牒無考不可論其世次至諱十者生子士榮士榮生整整生才初授散官封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加贈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配岳氏封孺人加贈恭人其子即南灃也諱獻字惟臣以居灃渭之汭自號南灃成化丁未正月二十七日誕生于家少有美質長則偉軀王立識見超越初受學於邑人劉君釗十三能文提學虎谷王先生試補縣學生員繼從司徒近山劉先生員外郎忠齋董先生受易學又從内翰渼陂王先生受

史學及為古文詞賦學成程於有司輙居上第正德丙子舉鄉試嘉靖癸未登進士甲申授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丙戌奉勅清軍山西戊子考績勅進階文林郎封其父如其官其母及配馮氏俱封孺人己丑丁外艱辛卯服闋改授北臺山東道職如故是歲巡按山西癸巳復命職司臺政巡視京營叅預考覈侍經筵欽賜御製諸詩無逸豳風碑文并大學衍義乙未陞山東按察司副使職司海道會上上尊號父得加贈如其官母妻皆

封恭人已亥陞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庚子春便道歸省未幾丁内艱是秋抱病家居辛丑春坐論居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大命允終壽周甲子而竒一戊申十一月之朔塟九㟼山陽畢郢原南灃有子二人長即道正監生娶張氏次即道直舉人娶張氏監察御史緯之女繼娶柳氏孫男子三人淑田淑順淑止孫女子一人南灃性寛恵而操貞方有教民之政有周世之畧有居鄉之譽余自為諸生時友其人知之為素每歎其才不究用

也銘以闡之其為世道計耶詞曰轟耳之音聽者悖奪目之采視者蔽震代之績論者忌從古則然今何異耶行則奚翊止亦何尼不維其躬維其治耶我懷世矣怛其喟矣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一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四

名臣

南京兵部右侍郎北川陸公行狀 鄭明選

公諱穩字汝成號曰北川其先嬀姓後齊宣王少子通封平原般陸鄉遂姓陸氏云梁時有臨川王長丘公始居吳興郡是為吳興郡人宋時眞泗兵馬都監圭與賊

方臘戰勝還溺為神居郡之石塚而族最盛為石塚陸
本朝高皇帝時公之高祖敬居郡城東溪為東溪陸矣
敬生震景泰丙子舉於鄉為四川瀘州知州震生嵩弘
治丙辰登進士為福建南平縣知縣嵩生階五階五生
公公性頴異又好學嘉靖庚子舉於鄉甲辰登進士為
刑部陜西司主事公為主事以為刑官之於法律猶匠
人之於繩尺也乃晝夜讀律令義既通以斷獄無不立
剖者每讞上輙稱允人亦莫能難之戊申遷刑部員外

郎辛亥遷刑部郎中是歲分遣曹官恤刑天下而先是福建叅將盧鏜副使柯喬俱以忤使者旨中以法議當斬人人腹歎之莫敢救皆願毋往福建恤刑者公獨請行至福建案其獄果得冤狀乃上疏訟之曰臣穩謹按律故殺者斬注指凡人因事忿爭有心殺害者福建叅將盧鏜決死賊犯本激於通番積弊以張軍威施刑過當似與忿爭故殺者殊科又謹按律故勘平人致死者斬福建副使柯喬所殺李弘宥等並與番人交市本有

罪非平人二犯者臣愚以為皆不當斬且非獨臣知不當斬凡横目者皆知之然徒以大獄心懷畏忌莫敢出口一言而臣獨言之者誠以陛下浩蕩之恩無所不及不宜獨令二臣抱怨以沒也疏上鎧喬竟得釋而公亦以是遷為四川建昌兵備副使建昌故有流賊魁作者招納亡命數萬掠人金帛子女吏莫敢問公至聞土酋賢宗仁吉正榮及夷媪鳳氏瞿氏者其兵强可用乃身自諭令分道勦賊破之獲其首魁作白玉其地悉平巡撫

百川張公以公功聞於上詔賜金十兩幣二匹蜀人為立生祠祀之丙辰遷江西布政使司叅政巳未遷江西按察使廉使庚申遷江西右布政使皆有聲辛酉遷江西左布政使夏五月流賊盧梅林等兵起閩廣殺憲臣流賊張璉合峒賊蕭晩等起饒埔僭王者號秋朝廷以公前在四川擒賊有能可往平之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凡四省江西則南安贛州福建則汀州漳州廣東則南雄韶州惠州潮州湖廣則郴州皆聽公

節制云公受命行至吉安而賊盧梅林兵屯鸛朝不得進然是時未有兵符即便宜刻關防檄兵討賊三敗之獲其首盧梅林劉肯王橋乃至虔公曰吾聞士酋有黄鄉兵者最猛誠得而用之此以賊攻賊策之上也遣辯士諭其長葉槐因與槐定約束槐曰我素聞陸公名今來敢不如來命黄鄉兵者先臣陽明王公嘗用其力至今四十年公再用之其後公與賊數十戰皆有功益多其助云九月討上杭峒賊李占春占春降尋復叛擒之

冬十月上疏乞明職掌增軍餉二事詞多故不載又嚴關隘之法清兵額黜墨吏更番練戰士菴公討賊之經畫此其大畧也十一月討田坑峒賊梁寧夜襲擊之寧走追之至檀嶺會程鄉峒賊徐東州刦撫州而還也望見之因伏以待賊兵過半襲擊之擒徐東州十二月連城峒賊刦歸化順昌甌寧泰寧諸縣內溢峒賊寇龍溪長泰二縣公分兵討之斬其首謝文瓚馬東山蕭大生蔡表素燒其巢壬戌春正月麻陽人袁三叛破王山永

豐崇安三縣公擊破之三走死二月討大田峒賊黄積山夜襲擊之積山中鳥銃死燒其巢夏五月會閩廣兵討饒賊張璉滅之初璉為縣治書盜官銀坐罪亡入賊巢又陰刻璽投池中乃佯會衆作食使人竭池以漁得璽文曰飛龍傳國之寶於是衆大驚以為帝王之符也而大埔賊蕭晩羅袍楊舜三人者因與璉歃血璉為長而諸巢數百輩皆附之於是璉偽封晩袍舜三人為王其餘偽授官不可勝記而璉自稱飛龍人主刼興寧長

樂二縣去攻南靖據之圍平和縣城又使林贊屯南靖為嚮應呂細截漳汀道路羅袍楊舜伏大埔以兵出永定連城斷餉道蕭晚據木寮為遙制而璉又遣王伯宣入海誘倭夷數千犯潮州以牽我兵當是時公私股栗道梗不通公曰兵法云攻瑕則堅者瑕我聞賊林贊無謀而怯不如先擊之而擊贊贊懼降袍舜皆就縛此滅賊之秋也乃日夜趣兵擊蕭晚晚殊不意我兵猝至惶顧無措因遣人誘致晚擊之而潮州太守何鏜亦誘斬

王伯宣倭兵不進於是璉勢始孤矣公乃遣將俞大猷擊璉距璉壘五里所望見朱城二重璉匿不出然負山險兵殊不得入公乃懸賞獲璉者萬金與之秩指揮賊黨有能賣璉者同賞於是賊所部郭王鏡潛爲約誘璉出城擒之燒其巢當是時羣盜並起然璉勢特盛及璉既擒而難始定矣上聞賜金五十兩幣四匹六月加秩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仍巡撫秋七月討流賊李楠吳舉曹國清及上杭峒賊廖選皆平之凱旋九月

復合兩廣兵討程鄉峒賊林朝曦擒之林朝曦之勢亞於張璉然亦盛既擒朝曦難益定於是收其餘黨十數處皆平之而四省帖席矣公前後擒斬渠魁二百餘魁賊從一萬有奇奪回被擄前後葢不可勝紀云功既成諸將皆賀公曰某本無能幸賴諸君力得滅羣醜敢以為已功雖然盜由貧生止盜莫如利民公於是開平遠山鐵鑛令民得自鑄薄稅之又上疏乞免加賦安百姓心癸亥福建巡撫二華譚公會公兵擊故陷興化府倭

夷平之賜金三十兩幣四匹夏五月改南京兵部右侍郎而江西監察御史陳某劾奏公私用上杭官銀若干及毀祝聖萬壽觀等事公上疏自陳大畧以為上杭官銀自先臣王守仁以為餽遺賓客至今四十年例不自臣始且臣以盜賊之生本由不識禮義故援引生儒教訓輙籍此銀時加賞賚雖非正法情實可原至所謂祝聖萬壽觀者原非祝聖萬壽觀實真人許遜紫極觀臣本改為虔州學宮又非生祠疏奏不省初公之討賊也

遣兵備副使陳某督兵某福建人而賊黨亦多有福建人者賊宣言曰陳兵備來我且移兵誅其家某恐因謂公此輩實平民不當討公曰夫世豈有攻城池掠子女而稱平民者哉急誅勿疑某不肯公曰汝不討賊者我且劾奏汝公特以此言感動某殊無意劾某也會某遷江西布政司叅政去是時兵備道缺而江西巡撫胡公復遣某權知兵備事某又不肯巡撫胡公遂劾某而某大恨公以為此必公教令劾某也會江西監察御史陳

某來陳某者亦福建人與某善某因教令劾奏云公既被謗而巡撫堯山吳公來代公具以公功聞於上上亦思念公詔賜公金二十兩幣四匹其後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工部侍郎雙江方公浙江巡撫玉泉趙公湖廣巡撫唐巖劉公先後舉公在四川及江西平賊建不世之勳有大才此社稷之器雖遭蜚語亟宜擢用而公遽疾遂老於家公將兵嚴而有謀及家居恂恂如也屏長沈山中足跡不入郡邑者十餘年日課用車等誦先人之

書暇輒灌園賓至飲醇酒而已為人性廉官雖貴家無產業日夕僅具饘粥大學士徐公聞之歎曰夫人官為侍郎至不給居食豈非古所稱廉士哉輒時時饋遺公夫公之功葢一世矣生而被讒殁不揚其休則志士恨之故畧序其始終以請達者一言為公雪其鬱而暴其功德亦仁人所許乎公生正德丁丑三月五日卒萬歷辛巳五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五配潘氏封安人先公卒繼配沈氏側室陳氏子三長用車次用輅皆太學生

俱潘出次用駿安吉州庠生陳出孫男六大武大受大經大中大有大知曾孫男二世顯世達用車等卜於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公柩葬於卞山之西岡云

姚現聞墓銘　黄道周

嗚呼堅麗氣降濬發之茂不迨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隆蟬綿卭浦之數可得而稱焉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爲文章夔口方舟沐浴天下予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

長有虞之胄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黄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節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翊始著高隱翊生畸艇君丞丞生白隄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涇君圭爲武涉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吴文端公婦翁嘉遯以老葢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

顒宗測皆世遐舉為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為梅谷圖者也五涇治武涉不二年致仕遂室施生頡菴公汝轍為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涉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頡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雛鷇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踞堂上弄飴笑視施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

哭然心喜是兒有福必是堂上人旣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聞庭中聲鏑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岐嶷善占對異於常兒外翁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携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懸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為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是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為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

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宫几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及巳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識同趣操揀同勵品藻同旨音吐同徽體質同瑰而先生文釆沈馥騷雅合致包裏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在東觀當三年倚閭如何又東事方棘諸肉食者

日發帑南下誼不得以一官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生於是膺選也明年具版輿迎養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為熊丸解瘳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楮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為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方寸間缺陷不得耳及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即位甫旬日違豫內醫崔文昇侍藥

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宫諸建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故事詞林與言路踪跡微疏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即後世誰從明其可否者既受簡討爲史官於兩朝實録多所論定於時明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翺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請析首善之堂商古摧今或值先生未至諸老必

嗒然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愼許
可門無牘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
反乃已亡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
先生念太君初喜檄又已丑實録未就不得發片語與
渭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葢自先生歸而時事大變諸
君子蹙蹙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既二年逆魏愈熾楊忠
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
夕惋歎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

不為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沈篤禍必不及既抵畿而楊左幷褫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仉夫人筦簟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閔梁馬岳楊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是冬黨禍已發諸君子就檻中纍纍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銑遂不起先生三

日絶水漿扶櫬出國門徒步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閹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泫然出涕曰經年来皇甫威明之恥懐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厚吾親也星馳歸即金涇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于斯金涇阡者先生所葬頴菴公予為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鋃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翳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為呼寃

捽旗尉殺之當事愠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後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叵測僅戮五人餘置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閏生道人閏生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内典通既以多難奉母故彌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内江趙公先生才似内江顧内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閲深矣丁夘秋熹宗不豫逆黨謀變先籍海内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先生名在籍中事未發而今上

從信邸登極海内始慶更生不月餘誅逆黨毀天下所
在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
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
夫之意汲誠悟主又善為言詞嫺威儀法巽拜致每出
班黼扆必為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
案事甚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適薄城諸不靖者借
為風雨值枚卜遂罷會推捘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
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銓輔搆難欲先去先生

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冐籍之釁發攘柄者猶以冐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冐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讞上先生以宫詹坐鐫秩嗚呼是足以快箕舌拖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遷隂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而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佌佌簌簌者率枕藉就死故其極費力如此也以予

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為文章韻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客不憚寒暑見一善事及閭巷孅蹟輒手記詠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善四也自宗族閭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訟詸一事五也天下才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詘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

律一曰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恥一
曰三長率蚤悟令修權借葱嶺實歸洙泗蓋與湛持公
株葉共之丙子五月有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紀其
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永夕是之謂矣蓋自公
逝而岸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己卯歲月
日卒丙子歲月日享壽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
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娶孝廉張異度先生女孫男二
廷脩山脩次宗昌縣學生娶趙文毅公子叙州府知府

隆美公女蕃衍子姓備家乘中且葬爲之銘銘曰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貽清閟之堂天爰立額壁眉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騄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裏玉書萬年托石史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二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五

輔臣

自撰墓銘　劉忠

野亭字司直別號野亭世系姓氏里族載於先少傅公銘誌中茲不具野亭年二十三舉河南成化甲午鄉薦二十七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纂修憲廟實録

成陞侍講九載陞侍讀學士乙丑今上即位以春宫講讀恩陞學士明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未旬日陞本部尚書丁卯轉南京吏部尚書尋被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内閣專掌誥敕是年秋九月仍以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政尋晉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十月以病老具疏請退休未允自是疏七八上皆荷温旨勉留辛未春省墓歸歸未幾再求休退乃俞允仍賜勑并月給米五石歲

撥輿夫八名㢘子元嗣為中書舍人時年六十也歸之
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别墅一區田百畒桑棗
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
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野或張席命舟徜
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
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而諭之曰吾老且
病没之日勿請塋祭謚贈勿干名筆為誄文輓詩有一
於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

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為不書盖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馬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盖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為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為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恵若未能絶意於世者盖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

惠所以侈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邮典文誄之請者葢無實德而尚虚名此子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冥冥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嘆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野亭配王氏同邑知縣覽女貞順柔則内範嚴整於女紅之事尤精巧初封孺人夫人今晉封一品夫人生景泰甲戌八月二十六

日今年六十五庶黃氏生女二長王出適醫官姚錕次黃出適生員尹郊俱蚤寡子一即元嗣亦黃出孫男文孫女恩孫梅孫俱幼野亭生景泰壬申八月十五日誌成於正德戊寅九月十五日時年六十有七也没之日久近未可卜元嗣續當鑱諸銘詞之末銘曰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盖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

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

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節臣為社稷隸二百年間如

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秉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盖

正統巳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

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受其間

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没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公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今掇其大者以

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某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巳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犭罷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巳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

南平北討政府置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于早歲李相察公于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為矣武皇帝匹馬摇居庸闗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天位虚拱將踰歳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

路包藏禍心者難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寮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纇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内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剌詒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柙虎之機此蕭張擒

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鄗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巳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巳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徃代

母子故事以動宫陛矣盖以安社稷為急不恤其他也建詒中外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辨耶公嘗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巳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奉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宫之責豈敢擔一切徑情之説必推心絜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夫禮之至禮保忘名之

完名侯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之論則勢有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夫義之為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稍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取立異之四子之於公奚為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乎人之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

公之決於去以免夫事之為我尤也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為大業之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劒而左右測其意在於伉儷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黙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内九重懐憐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膺

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劒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加哉徃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譴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即改元初亦為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

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賛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内旨引内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正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

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勑巳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瓚稍踈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謡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黙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

公下信夫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常夢天門開遙瞻綽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户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

曰此求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㓜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政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盖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

如官元配黄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徳辛未科及第
第一繼室喻氏内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
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人女
二長嫁修撰余承勳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
寶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巳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
寢於是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巳
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
付慎繼室黄氏云氏遂寧黄尚書第二女有才志幾幾

楊氏嬰臼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某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罷之去四十五年得矣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謌為之唏噓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峯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

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跋靈駕兮未來悄䏍䏍而延佇

右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琅葭涴月兮容蒼蒼渺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嶽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霎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臯君乘舫耶乘𫐉石齒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遥

右送神之曲

特進光禄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桂公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徃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徃事紓以他日睹記盖泫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聖賢行業為已任跡其執禮守正不諂不回三為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弗有所悔易此

豈章句豎儒伈伈然以冠纓組綬為性命者哉唯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厪厪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恍識其遠且大矣盖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即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誦讀公集其言

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即如輿地圖叙論一書其於兵樞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興夜寐洒掃廷内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于巖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壖豈至使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盖公已逆睹豫策于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爾娟嫉讒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未郘版築間即以爰

立顧勝與否耳矧公其時登第且二十載而其才與德又恢恢實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為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為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媢忌余竊以為不然蓋陽明兩廣之役實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為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

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眚病大賢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為賢臣名弼而不為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為掇其大都表諸隧道焉

大學士對南山陰王公墓誌銘 董復亨

萬歴三十一年歲在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對南王公卒於家訃聞上為輟朝震悼曰此朕舊學骨鯁臣勑賜祭葬如一品禮遣行人往營葬事特贈少保廕一子尚寶丞予謚文端公先是雖以儲議忤上旨然上素重公為人意公年未至旦暮名用故於公之没所為褒卹録廕有加禮云已公冢子濬初孝廉以某與公後先讀中秘書意氣素相契合持狀乞銘按公諱家屏字忠伯號對南先世太原人後徙鳳

翔國初有長眉王者以南京龍江衛士從文皇帝北征留屯塞上遂即大同之山陰家焉七世祖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俱種德不顯得林生沖仕為邑尉沖生縉仕為臨邑令縉生黄坡公朝用朝用生石溪公某即公父舉明經不仕配韓淑人以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日舉公而石溪公當公舉之夜夢仙伏擁玉童自雲中下覺而心獨自喜曰必大吾門公生而警敏絶倫顧端凝不好弄戲七歲韓淑人見背繼母梁再繼景皆子公如其

所出髫歲隷博士籍才名藉甚甲子舉本省鄉試乙丑
禮部試不利歸丁石溪公艱又三年隆慶戊辰成進士
廷試讀卷原擬一甲二名既傳臚二甲二名盖穆廟偶
有所錯綜故然公亦若為罔聞也已選庶吉士髙第庚
午授翰林院編修與修世廟實録尋教習内書堂辛未
分校禮闈暨萬歴改元又與修穆廟實録甲戌陞修撰
乙亥建復起居注佐以史臣六人公首與選會日講員
缺公又以翰撰先補時上沖齡向學日御講筵公從諸

耆宿後開導剴切音吐瀏亮上為傾聽親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已退謂左右曰王講官大是端士蓋已識公為公輔罷有意用公矣居一年所以病謁告賜金幣許馳驛行己卯仍以翰撰名充日講官同修會典又三年壬午陞洗馬踰月陞庶子明年癸未主考武場進少詹兼侍講學士掌院篆明年甲申春解院篆教習庶吉士亡何陞禮部左侍郎兼官如舊已改吏部左踰月詔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與大倉王公同日宣麻麻下都

人士動色相慶上聞之喜甚曰宋相文富朕相二王當俱賢於夢卜矣公既受上知遇黑頭大拜每感奮思報遇名對暖閣或偕同官議處章奏多所籌贊乙酉從視壽宮賜一品飛魚服風霾為灾公同閣臣條上寬䘏四事大旱扈上步禱南郊名對面奏俱蒙嘉納明年丙戌景淑人卒于京邸詔賜賻布銀幣給三代誥命祖父俱贈如公官公既奉景淑人喪還山陰而上猶虛位待公有以推閣臣請者上不允己丑公服方禫除即家詔進

禮部尚書趣還內閣遣行人往迎凡三疏辭俱不允踰
年至是時上御朝漸疏公入數月猶未及面於是上言
臣非敢希一覲天顏為恩寵但邇來朝講久闕儲位久
虛郊廟久代章奏久留似於聖德朝常關係不細請以
聖節出御畢發章奏以慰海內喁喁之望上覽疏感動
遣中官諭旨曰已悉卿忠愛翌日為出御門延公進見
庚寅元日上御便殿名閣臣入對因出元子見之公同
長洲新安太倉面請諭教退復再請冊立久之公自以

受上特恩起用踰年諸所靖獻多鬱結不得伸乃累上疏自劾大畧謂日來災異頻見彊圉弗靖重以議論紛拏風紀漸壞臣伴食中書一籌莫效更皇子沖膚中外繫心不宜延稽大禮以開羣疑又禁庭僕御之臣喜怒過當訶責太嚴恐上累聖德下滋危懼臣雖私抱隱憂而才誠綿薄不能動主請如漢用災異策免三公例罷臣以應天變上未允温旨敦趣至三乃出視事公既不得請而私念建儲一事乃國家安危一大機括若大小

臣工以去位爭明主可為言當不難轉移十月公復同
諸閣臣請冊立而大宗伯東阿于公亦合九卿三請詔
諭俟旨行且譙讓廷臣激聒奪禮官秩於是長洲新安
太倉三公各惶恐歸第引疾謝而新安太倉奉諭旨陳
謝疏中語涉冊儲上復持不下公居中調劑上意稍解
詔趣三公出旋遣中使李浚諭公冊儲之禮當明年舉
行若廷臣再有奏擾直過十五歲方行公見聖示有期
喜曰此宗社之福也乃擬傳札以進請宣示百僚且曰

十五歲之諭密示恐不宜入之帖中又度未必下以便
先録馳報太宗伯于公即具疏覆并慿十五歲語而科
臣亦具疏回話如公旨上復遣諭公淡所傳原不許宣
示奈何令禮臣知之且部科疏是何等語然雖不懌而
無奈中外公論何僅奪部科俸儲議遂決公居閣七日
疏凡七上於是長洲新安太倉亟推公有定策手各自
以為不如公公方且杜門請罷累詔趣公始出明年辛
卯八月工部郎張有德以造辦錢粮請時太倉歸省長

洲乞告獨公與新安直閣恐有德言入激上怒因具揭署三臣名引前諭旨請上果大怒責輔臣朋黨比下長洲欲於中委曲調劑因密揭前疏臣不與聞而上怒竟不解乃更期三年新安策免長洲亦用言者罷免公力引罪言國今日所請本臣前歲所宣臣實誤國且悞部科諸臣稽宗社大計請留國併留時行獨罷臣還不報而手諭公携藥餌扶掖入閣公乃擬敕請趣大倉入侍而是時蘭溪業以長洲荐同公直閣辦事矣明年壬辰

正月科臣李獻可等以豫教請嚴旨降罰公封還且力
請寛宥獻可等不報而他會救科臣者更得重譴甚諭
杖於是公力請求罷疏中大畧謂臣竊不自揣妄希古
人但道臣流以為不可之意輙敢封還御批不謂致激
上怒譴訶謗榜株連累累是諸臣之得罪皆自臣始且
詢之同官知奉旨責臣希名臣所希之名不過期上為
堯舜之君而臣得附堯舜之臣若棄名不顧將阿諛苟
容雖許敬宗李林甫之奸佞無不可為是乃九廟神靈

所陰殛天下萬世所唾罵也上不省而公復疏言臣犬
馬微誠不能感迴天意至建儲大典冊立或可少待豫
教委宜蚤圖科臣所言未為差謬譴訶一出遠近驚疑
使臣復依違保禄渋涊苟容正汲黯所謂從諛承意陷
主不義貽辱朝廷者也願亟賜罷歸以全晚節上復不
省巳遣中官諭卿洗沐數日其亟入閣辦事公去志益
決復上疏言臣不能委曲停調從容緩解而封還御批
咈上取罪誠萬死不敢辭但皇子于皇上父子至親

冊立與豫教典禮至大言係至親事關大典有何宜怒既
荷天言切責又兼温旨慰留雨露霜雪靡非至教但臣
以孤忠自立之身抱下愚不移之疾俯循沈痼既非數
日可痊仰冀生全實以一褫為幸仍不省公堅卧不出
至三月廷試公辭免讀卷乃予告賜乘傳歸公具疏備
係君德時政安攘大畧末猶及建儲事且云情依依而
戀主猶回棄婦之頭心惙惙以憂時横洒孤臣之淚讀
者皆為隕涕當公之去或有以書挽之者曰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謂止而不諫也公大臣也獨不能濡忍以就大事而悻悻如言官取一決自快為公怫然曰漢有胡廣中庸今乃有公論語乎且古之人主惟所欲為皆以大臣持禄小臣畏罪有輕下心耳假大臣不愛爵禄小臣不畏誅罰事尚有濟聞者服其確論公雖去而上素重公竟思公言黙定萬世之策以甲午年元子出閣講學又七年辛丑冊立公聞之仰天舉手加額曰上幸用臣言臣死可瞑目齋沐具表賀壬寅上亦遣行人賜羊酒

存問官一子中書舍人公具疏謝疏中猶及勤視朝罷礦稅起廢佚諸大事而入奏者為削數言公大懊恨明年癸卯公病病中夢同司馬文莊公應制詠獻芹獻曝詩寤猶能舉其詞及委頓寢語悉君國事一語不及家公體貌魁岸罷局恢弘雅負經濟才而空疑悃愊力以天下為已任居嘗喜慍不形至遇國家大事與關生平名節則齗齗嶽嶽即賁育無以奪之方公纂修時適新鄭當國見公所書其兄中丞事恚甚諷改之公屹不為動

江陵病劇盈朝為建醮予時目公笑曰古人為君父禱今禱為相耶因約不往既江陵敗上怒不測禍且及泉壤予密與公約謂其人功過不相掩公即慨然屬草將以經筵日同疏面奏會有旨從末減乃已其不隨人炎涼固如此又公直閣時曾少卿乾亨有條陳汰武弁疏未及上以閱邊行而各衛官聞之因遮少卿兄尚書同亨於朝大呼噪欲甘心焉公聞狀亟出遣人傳諭曰若曹無狀敢于禁庭窘辱大臣獨不畏赤若族耶衆始解

散巳下兵部欲貰不問公曰恐啓奸雄窺伺之心元魏
張彛事其前車也因行五府詰主名者置之法聞者莫
不多公鎮定之功先是蒲坂張公繼江陵爲政以同里
故數從公受策多所規益其後時政益務發舒而一二
新進少年務詭激射名爭求多于當事者公正色中立
不稍假借獨以大義譬解之即一二新進少年又靡不嚴
重公也公于書無所不窺下筆風發泉湧千百言立就
自成一家獨不喜聚徒講學曰學貴躬行標榜何爲敦

倫砥節內行純備奔景淑人之喪號擗過毀人尤難之與人交有始末居鄉豈弟寛和人人自謂親己然非意相干輙以理遣慎取與一介不苟宗族親友窘急不惜傾貲賙之嘗大書客座有槖裏金錢揮已盡枕中軒冕夢皆空之語歿之日幾不辦葬焉大宗伯于公業草公傳稱公守城深堅招不來麾不去有古社稷臣風盖以汲長孺況公也余謂公風度鑒裁似張子壽忠誠體國負海內重望似司馬君實然明皇於子壽生不用其言

没始思之遣人祭吊曲江公以議儲去位而即以建儲
蒙上存問録㢘遇若過子壽獨君實起家入中書變熙
豐為元祐史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數十年來礦稅使
者四出殃民不啻熙豐之政余輩碌碌即叩閽泣血無
力回天公上畏相也海内望公如望歳旦暮且兾公再
起同心協力拯濟一二乃公顧溘焉先徃不及如君實
一奏旋乾轉坤之功嗟嗟上即用公而不能終用公國
家即得公之用而不能竟公之用人之云亡可勝痛悼

然上之終始以禮遇公與公之死生以道事主真可云聖主貞臣百代一時者矣元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繼配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淑人貞靜勤敏善事舅姑饗客供祭事事精辦然性朴素既貴猶綦縞過諸戚屬諸戚屬相視而笑不顧也曰吾自安之公課弟壐或過嚴淑人輒從旁解之至譙責諸子輒不少寬假曰我子豈同先姑子哉遇霍氏有加禮至李氏外家竟不肯私一錢以公歸之明年卒公每念之

輒泫然泣下公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初二日卒萬歷
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霍淑人生嘉靖丙申七月十三
日卒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五日李淑人生已亥閏七月
二十八日卒癸巳十一月初二日子男八濬初乙酉舉
人娶大理寺評事霍廷楠女湛初中書舍人娶兵部主
事孫訓女繼娶陜西兵備按察使李楠女泳初廩生娶
陜西兵備副使薛綸女汲初廩生娶湖廣布政使安嘉
善女俱李淑人出瀹初庠生亦娶綸女側室林出演初

聘山東兵備副使薛綸女灝初未聘俱側室徐氏出洞初幼側室萁氏出女二長李淑人出適國子生郭煥然早卒次徐氏出適庠生李昌時孫男六濬初出者泰庚娶戶部主事焦承光女泰笲娶舉人鄧應元女泰符聘張進士爾基女泰籥聘文學隣女沛初出者劉寄尚幼孫女七濬初出一適施應圻一適郭震祥湛初出一沛初出一汲初出一瀹初出二俱幼曽孫男一泰庚出卜以甲辰十一月安葬桑乾之陽銘曰雲幷之間昴畢分野

七寶五峯盤礴南下人文苞孕千年未吐宋唯畢公公令繼武公之心事月白風清公之罷守川靜岳停賈董文章富韓經濟講筵侃侃受知於帝帝曰良弼侍予左右先後匪躬謇諤匡救儲議紛紜公獨欵悃雖忤帝旨終定國本歸休山右人仰東山新法嗷嗷日望賜環繼拜儲詔陰館之里仰天跪呼臣死可矣踰歲告災星流雲淡黄鳥有悲青史無恨帝念魚頭吾之舊學褒卹録廕禮崇恩渥予常目公殆庶王佐文端易名千古不磨

鬱葱佳氣桑乾之陽偕兩淑人于焉徜徉施及子孫永
世匪懈石馬秋風望之下拜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彩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六

能臣

明故永寧縣主簿諸君墓表　史明古

江西吉安府永寧縣主簿諸勝受檄治一府九縣盜以景泰四年廵按江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雍上疏曰臣聞去姦以制任人以才古之善教也江西十有三府

地大而多險人衆而雜居地大則襟帶江湖包絡山澤
姦宄易于亡匿人衆則善惡渾殽亡賴之徒萌蘖其間
盜賊斯岀矣今法禁彰明比歲豐給猶竊發若此即不
幸有水旱之災物力匱散則强者奮臂而倡呼弱者聞
風而響應恐饒信以西安袁以東未有寧居也于時始
驚而謀之其可及乎臣深為此懼故府委一官專令逐
捕盜賊以防其微以杜其漸然人之賢否不齊才力亦
異故有出此入彼不能窮其巢穴也惟吉安府永寧縣

主簿臣勝受任以來夙夜在公至不顧省其家勞心盡力不避艱險故能時月之閒禽戮渠魁徒党解散民反常業而又精爽詳審人不能欺既亡濫及亦亡幸免人稱為平盖其才畧信有大過人者臣愚以為宜令專督屬府之盜然以職分素卑人不秉畏謹案江西布政司故有捕盜經歷閒者闕於選補今臣勝屢著勞効第以詘在下僚上亡由知臣請授勝茲職俾之徼巡管内不惟少旌其勤使人知勸而盜賊亦可以漸而戢矣臣雍昧

死以聞制下吏部吏部以勝資淺寢不行明年始有文綺之賜用前奏也當是時吉安人多當道文淵閣則陳循蕭鎡大學士吏部則王直尚書都察院則蕭維禎羅通左右都御史餘以侍從卿丞給史布列清要者不可勝紀其子弟親屬奴僕率怙權使氣恣橫部中輒槖盜以居利守令莫敢誰何君獨持法直行亡所假借推情立議尋繹鉤探窮竟根柢衆以是大怨君乃共為飛語誣之於巡按御史項璁璁時與韓巡撫以鄉曲吏責

望不相能欲去君以快忿念亡以爲之辜乃擿摭修學時減刻穀價坐之奪其職當逮讞京師君聲究事下都察院維禎入私言望君不與辨君遂持維禎陰事維禎恐使所親囊白金賂君靳解君弗許上書告其居喪時受郡縣貨財具有左驗維禎大懼盡用其貲求救於中貴人與安教其上章自愬從中下其事錦衣衛捕君繫詔獄與刑部大理寺雜治之諸大臣咸詬君莫肯白其誣枉者鎮撫門達於衆中責數君曰此豈爾求直時耶

故事當參請置對今是何等時也卒成案傳以詆誣大臣報下戍鐵嶺時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也明年天順其年三月二十六日君卒於戍所年六十二家人負其遺骸歸其子中即葬于錢塘東山衕後二十年君配綦氏卒中以成化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自東山衕啓葬君於大慈鄉資崇塢丁家嶺之西馮從葬焉君字廷義其先祥符人宋南渡居仁和祖嚞徙鹽官久敬復居仁和君有吏才負直尚氣常慷慨思樹功業吏杭州從事工

部尚書李友直采官材四川典史鉛山父喪去官卒葬

改桃源考滿遷主簿永寧所至皆能興利除害恭勤不

懈愛民如子桃源當南北要衝民疲於挽送死傷滿道

君身任之煦嫗燠咻民忘其死其在永寧尤剛腸疾惡

故不容於權臣竟以戍死悲夫中以改葬之墓未有刻

語其友史某曰子雖不與吾父接然詳吾父事業者莫

如子子又辱與中遊墓上之石將子是託焉某辭不獲

乃為之書曰嗚呼人能自視重則外物輕當五六公柄

用時呴枯吹生傾動海内自藩憲以下莫不曲意事之以規進取君寧不知能少詘其志以比阿之則高官要職可致也而守正不撓至罹毒蠚卒之劘其牙而膏其血身死名僇為流俗笑者由其自視重也嗚呼賢哉屬者有廵撫使奏江西盜倚大臣家為扞蔽李孜省之黨方盛誚愬其言立貶斥居外則其奸王法亂吏治賊民生者有不待君一人之言而具也傳有之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又曰觸犯人主罪或見原牴牾勢臣死在不救

信然用是表之于墓覽者將哀君之不幸且為世道慨焉嗚呼蹈此轍者微獨君也哉

東莞縣知縣陳君墓誌銘　陳琛

陳生大猷從余遊一日出其父在東莞時諸名士貴公所贈詩數十篇余觀每篇皆有豸冠顯擢之祝無一篇能脱者因笑曰何待尊君之淺也進士作縣不數年得臺省者恒十五何異之甚抑尊君平日自期豈専在此一官耶大猷曰家君當日亦厭之謂皆俗見諛辭無足

寶者余曰吾固知其厭之矣吾嘗見君在稠人之中元贊朗調峻卓驚人無顧畏語鄉先輩量寡容者不能堪至以裴行儉相人之術詆之君聞之不為動蓋其剛方坦直得之天性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而突梯婉軟以取容悅於時者亦君之所不能也不能自為諛顧喜諛耶吾固知諸詩皆君之所不喜也大猷以為然且曰知家君為人誠莫有如先生者矣遂以墓誌見屬余不得辭命取狀為敘之君名寧字士泰號介庵世居晉江桐

城西其先世若雲心梅西中齋皆克自光其譜者也中齋第三子彭壽是為君之曾祖彭壽生正玄正玄生成聰娶潘氏生二子君其季也白面炯瞳望之知為敏穎人作科舉文字不苦索而就而明贍輕順無少紆鬱艱深甚似其為人戊午以義經領鄉薦壬戌登進士第癸亥出知東莞凡舉進士皆喜職内出為州縣則惆悵然視居内得清要者若登仙然君獨曰何不樂患才乏耳縣令猶不足為政耶束書數篋赴治至則以吳隱之飲

貪泉飾詩為佩符曰不如是則氣餒畏人窘驥足不得逞葢才出於氣未有氣不足而力能排天斡地者也東莞號繁劇難理舊有堅訟積數年歷數官不能破君訊之立洞其族會即取紙大批數語擲庭下兩造各甘無後言者一境皆驚有作詩頌之至以神君稱者君曰吾非神吾得其意於春秋撙節人情天理而輕重吾權衡於常律時例之外顧執律拘例者亦不能為吾制焉耳雋不疑之謬引陳子昂之議誅元慶張柬之不能為唐

室討罪人皆無得於春秋者也識者聞之愈驚皆曰臨事不可無學術專恃才氣猶不濟況徒以謹愿朴直之德稱者乎由是東莞之豪者黠者無賴而欲入於盜賊者胥吏之老於案牘而神出鬼沒者有官無守恣其父兄子弟席氣勢以沮撓官府而漁獵士庶者皆愓驚蹇澁不敢稍出繩墨果君之神明感應若是其周且速哉事有機術有要先聲而人以為皆實舉一而人預服其百也然亦足以見君之拔出尋常矣善觀人者即其大

端而得其全體固不待事事詳之而後其人可知也鎮巡藩臬諸公屢加旌奬期以大用而君亦汲汲然不自意滿政暇則左經右史俯讀仰思有一得即入邑庠進諸生課試之以其所自得者發其疑使各自思而因以授之於鄉社改淫祠為鄉校命諸鄉子弟延聘山林遺逸師之而窮鄉遐里皆知向學此皆俗吏視以為迂而甚慢之者而君獨知急焉然則君之沒而邑人至今猶曰於我有德者亦豈專以其威令能行而決獄平允也

哉君臨没時歎曰吾年未及强仕吾仕而治方有可觀
而天不少假以旣吾藴豈天不喜善人而世之多福者
皆頑忍癡肥逐逐無厭者耶此言激發失平有餘恨也
君生成化壬辰卒以弘治乙丑四月十九日年三十有
四配黄氏男三人長即大猷次大謨大謀女一人大猷
舉止有父風亦挾負竒偉不肯隨人後者也遊郡庠聘
吾蔡虚齋先生女君卒時大猷年十一扶柩歸權厝祖
墳之側去年冬始卜地于三十二都金匱山背壬向丙

穿二壙擇今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虚左為黄氏壽藏銘曰憫君英氣未發一二不有萬緐為君作誌

秋佩生作墓誌銘 劉岜

古人墓誌銘托之名筆蓋欲附文集以傳遠後世懵此義厚遺名爵以為耀文浮質滅識者少之近世録名臣收人物者多據此益見其惑也又有自作輓歌自作祭文者事雖不經情則夷曠吾有取焉故自述誌銘期以

傳信茝字惟馨號秋佩別號鳳山生成化之丁亥十二月十一日戌時曾祖信忠元末亂甫七歲隨舅氏自湖廣之麻城來徙譜帙遺失遠世不詳哀哉祖文隱草昧祖妣李氏無出鄒氏生父志茂以茝貴贈戶科給事中妣劉氏生妣王氏前妻程氏繼妻沈氏俱孺人茝生不大慧亦不大愚父愛之甚篤教之則甚嚴少有過差不少恕嘗語茝曰吾上世遠遷於涪俱不耀德積汝祖吾遵循之後有興者其在子乎以行以貌以心汝決有官

但吾病且老恐不及見莅每憶此言心痛泣下奮自勉學先妻程沒六年不娶欲副親意弘治戊午巳未叨聯科第吾父巳謝世淮南子曰子欲養而親不待水欲靜而風不寧殆將預為莅發也吾奔喪時同鄉舉人李姓者客死京師吾不忍其死舉血屍輿而西者萬里事或難於以柳易播者後服闋授户科給事中任僅四載户素無所建白每見時事奭度憂形於色妻沈氏曰人以官為榮君以官為懼何憔悴若此吾應之曰杞人漆室

何裨於國亦此心不能已耳忝居諫垣雖無大裨補不敢怵時緘默且如減竈丁之逃課昔之鬻子女以代償者頗德之奏屯田之妄增時之虛丈量以要功者悉蠲之論妖言之誣繫所活不止千人劾鹽法之弛禁所節何啻萬計瑾賊謀逆首發其姦張綵黨惡預摘其伏逆謀既露以次伏誅人曰子何先見若此吾曰呂獻可首劾安石蘇老泉先論辯奸豈有幻惑之見亦論理勢之自然耳瑾賊因建白中傷之杖於朝落職家食者七年

兩罰餉邊三百石產盡傾藩臬牧守下逮親朋咸以義助始克畢事涪州舊有五賢祠祀編置程伊川別駕黄山谷郡賢晏亞夫地主譙達微一日郡守南城黄壽忽易其扁曰景賢笑謂予曰君知所以易扁意乎吾曰不知黄曰奏屯田減鹽課衛賊捍患先生功德及涪人吾欲生致公於是此耆老龔浩輩之公言也苣力止之曰吾不敢彖道教又不能與詩流又非地主濫于斯是重吾過也黄笑而止扁今尚存又嘗買郡人劉寬顯之樓

居以處子予悉拒之都御史林見素因流賊亂為莒府城買居予亦請止所不屑者多類此後瑾誅公論力薦有云居官能善其國居家能衛其鄉倡義兵以捍流賊四境晏然擐甲胄以先卒徒闔郡安堵等語復起金華知府在任三載無政裨郡無德及民敦風俗恤民隱乃拳拳之本心漸俗侈奩資生女輙溺沒重法禁之存活頗多人稱其存曰劉女嫠郡多節義疏旌舉者八人俱見表揚風化録何王金許嫠人也以道統請於朝崇祀

孔庭論雖未行識者是之處事近迂心則實事上類簡心不欺愛諂者皆嫉之吏部五次推陞提學叅政等官事從中沮亦以瑾故也瑾黨有宦浙者始以附瑾被劾將加重典主國是者曰激則反側不安俱從輕謫外任無何黃綠復起適僉浙憲因附御史潘鵬併力陷莒旋復致仕時浙人曰死逆瑾能害生忠臣言路如之何不阻塞忠謇如之何不解體哉八縣父老及官屬泣𧷤者旁午於道莒錢無取後鵬果黨逆極刑浙人稱快莒致

仕又八年新天子自藩服入嗣大統甄拔人物有薦之曰古忠臣者有曰古循良者名浮實爽可愧也公論汲引不已始得旅進起守長沙浙儒有寄詩云古今忠諫共危機曾憶飄然去任時死瑾能生無孕子燼灰猶煽燎原威奸臣漏網天刑在賢守彈冠士論歸誰道冥冥無果報潘鵬此日竟何知公論之在人心不泯如此病痿未赴任間復轉江西副憲病勢愈增恐不作乃寫誌銘以貽子姓俾没後鐫之石思昔先王謚以尊名節以

壹恵莅官畢無可請之諡德薄無可壹之恵但自少及壯且老不妬不忮無刻剥偷惰之行雖不能為善亦不敢為惡司馬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諸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莅自反廿三歲以前不可告者亦有一二事悔不及也程明道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莅内訟被侵者儘多居官不能廉貪心尚在然取斗米張紙以肖肥天則我殛居家不能儉侈心尚存然使銖侵兩尅於匪義神則我譴若夫恤鄉鄰睦宗族厚五倫樂三

益周窮給匱恤老憐貧徒有是心原無是事盖棺論定付之後人吾不敢自文今不盡述雖然吾嘗以人占天謫官自都下祖墓側有長巨石一日忽作裂繒之聲響逾時破而為二長數十丈又有山名八卦崖者裂開三寸亦長數丈致仕自金華舟至夔以上地名麻衣灘風漩大作已不自保闔目以俟頃之漩醒平善艤舟岸人以訝之流賊火吾居祠堂盡毀四龕及神主出於煨燼之中畧不焦腐事雖偶然亦頗異常由是觀之天盖未

醜莫之所為也嗚呼吾不得於人却得於天不得於外却得於心不得於私却得于公不得於今或得於後乘化歸盡吾無憾矣子男四雍武程出承武步武仲武沈出承步業儒孫男若干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上距生年幾旬有幾附葬鳳凰山祖墓之側棺衣飯含之具屏去華麗無毫釐金銀珠玉以殉亦大明之俗如此變遷之後人必無所利可保無虞也乃繫之以銘曰鳳凰巍巍有作其誰爰自涼菲實培其基不肆以亢不弛

以驍時稱鳴鳳自嘶伏雌載黜載遷不廢其馳載仆載興我心則夷國有元凶欲秉珽圭封章一劾駢首就誅郡有瑞人倫理攸歸表揚一旌善類生輝亦有徐福代訟我私天子曰嘻擢而用之銓衡曰俞姑試有司官以旅進副憲江西天亦孔吝不究其施還此淳龐歸于地維樂在玆丘風水攸魁山靈訶護莫敢侮予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四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二十七

能臣

楊北山墓銘

公之繼室武功康太史德涵之姊也故公之葬也其兄子太學生玠謁太史請銘太史謂知公之深者莫如予宜予銘夫予烏能為公銘哉然予知公

實深不可以無言也昔弘治己酉春公及予俱為學官弟子督學滸先生合一州八縣士試於乾州無慮數百人乃獨奇公謂公遠到之器云而予交公蓋自此始然是時咸寧馬公順長安童秉虔俱名動關中其年秋秉虔發解而予三人者亦遂同舉其後同遊太學道誼劘切交愛甚至予三人同舉丙辰進士秉虔後舉壬戌又先逝至是公順亦不幸卒矣乃獨予在故太史銘委馬按祭政孟公

德厚所述世行公姓楊諱武字崇文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歴術勝國末識東南天子氣仗劍歸我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隱者配孺人龎氏生子全企繼孺人翁氏生公公且免身母夢月墮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舉進士之明年

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鋤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究滯勸課耕織積敖倉之粟振帷簿之風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興詩書之教賑貧乏之士葢乏之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敵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葢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巳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

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路行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乃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

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細民盖典史陳瓚者黄巖老吏也嘗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急誣奏公於是淄川民十輩走闕下為公訟寃嘗見予予故聞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值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息徒行禱雨甚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薦而辛酉春考績於吏部其年冬起為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

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罔不精審而風裁凜然藩臬郡縣遠邇懾伏正德丁卯代歸刷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往時已稱為難而是時劉瑾用事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迴避雖不及於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於救任邱邊氏中傷之禍辨客雲李順殺人之誣即劉瑾亦稱其為真御史也已巳擢大理寺左寺丞受勑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彈劾不少避邊人誦焉明年庚

午超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廵撫宣府地方盖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時論亦以為非公不可冀將大有為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輙以鄉人為辭公由是罷歸里舍乃於城外置墅構寳穡之堂以農為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蒔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徃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峯信宿然後别去嘉靖甲申予徃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已丑冬會葬康生子寛幸復會然

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風致頓殊執予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别嗚呼孰意其竟不起盖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壽六十九歲以卒之明年癸巳月日葬某地先塋公為御史考績得勑贈其父母而元配郭孺人繼葛孺人得贈封焉後繼王氏及太史之姊俱先卒而與葛孺人俱無子獨郭孺人生一子一女子琢甚慧不幸十七歲死女適鳳翔府學生李章亦先卒矣今幸有子琰為側室李氏出者巳勝

冠足以慰公公妙舉子業而古文歌詩亦不作世人言
語蓋數卷載之家乘云予往游太學時與公共憂患通
有無即同氣之親或弗如也比歸里舍顧會晤希闊甚
不能無感及公卒又未能走哭盡哀俯仰今昔情何如
耶情何如耶幸未死猶得以銘公之墓乃抆淚為之銘
曰北山之英鍾其靈海月之精感而生智圓而神胡滋
弗能中道而傾匪予智之弗經既歸既耕既樂且盈厭
世而征蒼虬是乘海月熒熒北山青青億萬斯年神遊

乎太清

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五